

【只有大海知道】 劇情大綱

[影片序場]

屏東後壁湖港口，夏天。11 歲的劉偉豪和他的媽媽登上一艘從臺灣啓程、即將開往蘭嶼的客船，媽媽告訴兒子：在蘭嶼的爸爸生病了，希望偉豪利用暑假回去看看他。正當偉豪抱怨著每次回蘭嶼爸爸家都很無聊時，船家廣播著客船即將啓航。媽媽突然說要去上一下廁所，便匆匆離開了座位。

偉豪事後才發現媽媽已經下船了，留他一個人在船上。媽媽用手機告訴偉豪：「因為和爸爸離婚多年來，一直在打監護權官司，最近，法院判決爸爸勝訴，因此必須把偉豪還給蘭嶼的爸爸。」偉豪幾近崩潰，大人的欺騙令他憤怒不平，未來迎接他的命運更令他不敢想像。

另一頭，跟偉豪同年的蘭嶼男孩施佳翔，正偷偷溜進教會，借用牧師桌上的電話撥給在臺灣定居和工作的爸爸。雖然佳翔爸爸的手機總是沒人接，但佳翔在語音信箱裡告訴爸爸---他是多麼期待爸爸回來蘭嶼看他，並且實現承諾帶他去臺灣玩。佳翔好想去臺灣看哈利波特的電影，他從不曾進過電影院，而爸爸早在三年級時就答應過，等他長大一點，就會帶他去臺灣看電影的。但佳翔撥了一次又一次，爸爸既不接電話，也從來沒有回覆。

[故事正式開始]

在蘭嶼島上的椰油部落住著一群淳樸的人民，幾百年來都依靠補魚和種植芋頭、地瓜爲生，近年卻因爲旅遊風潮的興起，逐漸轉向觀光休閒產業的經營。

一個晴朗炎熱的八月清晨，蘭嶼的孩子們都還在放暑假。經營民宿的邱季南夫妻早早就起床了，爲即將來到的客人忙碌著；季南爲每一部摩托車加滿汽油，加上一早家裡就停水了，季南也準備起身去水源地查看。女主人桂君把三個憨睡的孩子全叫醒，準備整理房間，因爲孩子得把房間讓出來給客人睡，接下來幾天都只能去跟祖父擠一間房了。桂君分配了孩子們的打掃任務，11 歲的老二邱志凱，乖乖拿

著掃把在屋裡清掃壁虎大便，並驅趕討人厭的喇牙。

另一戶人家，11 歲的小女孩方玳恩因為電扇故障，睡覺睡到熱醒。玳恩爸爸正在修理颱風造成的屋頂漏水，沒時間幫她修電扇，而浴室水龍頭又沒水，快熱昏的玳恩只好跑到海邊的冷泉去泡水降溫。

在椰油村唯一的國小裡，一大早教職員們全都來上班了。原來今天是學生的返校日。不過，當八點一到，全校竟然沒有一個學生前來返校！國小的王主任和老師們只好騎上摩托車，去部落裡尋找小孩。

老師們來到部落，一家一家的找人。有的家長剛從海裡捕魚回來，一夜都不曾進家門，有的家長正要去田裡工作，他們對於忘記返校這件事一點也不以為意，反倒很自然的請老師自己進屋裡去，叫醒還在睡覺的小孩。

在冷泉相遇的方玳恩和邱志凱，兩人正相偕要去龍門港玩。他們在部落附近看見了老師，又看見穿著制服的同學，才知道原來今天是返校日。玳恩和志凱為了不被老師逮著，趕緊偷偷地溜走...

正當王主任和老師們四處尋找小朋友時，開元港一艘從臺灣開來的客船上，走下了滿懷憂恨的小男孩劉偉豪，偉豪的爸爸很快就看見兒子，開心的迎接他，把他帶回家去。另一個 30 多歲的男子---顏子喬(ㄣ、) 也下了船，顏子喬是今年椰油國小新到任的教師，他領了行李和一部舊摩托車之後，便在港口靜靜等待要來接他的王主任。

不過，顏子喬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見王主任前來，電話也打了幾通，總是沒人接。他終於耐不住性子，決定自己前往椰油國小。但因為摩托車一下了船便莫名故障了，子喬只好揹著行李、推著車子步行。

找學生的行動終於告一段落，王主任這才想起自己忘了要去港口接人！剛才還在抱怨家長太糊塗，這會兒，真不知如何為自己的糊塗辯解...還好王主任在公路上找到了顏子喬，用麻繩把子喬和他的摩托車拖回了椰油國小。

顏子喬擔任了椰油國小五年級的班導師，做事認真的他，很快就發現這裡的小朋友習性散漫、生活缺乏紀律。子喬立下了嚴格的規定，對於上學遲到、逃學都嚴加懲治，作業不寫的小朋友也會被留下來補寫。小朋友和家長都覺得新來的五年級老師好兇；平時很需要女兒幫忙顧攤的玳恩媽媽，等不到女兒放學回家幫忙，忍不住跑來學校找人。而邱志凱的祖父也擔心孫子天黑才回家，在路上會被惡靈抓走！老人甚至怨怪學校的功課一點用處也沒有，既沒教他們捕魚，也不教他們划船，去學校學了一大堆漢人的東西，自己達悟族的東西卻

都沒時間學了！志凱孫父近來因為達悟文化的嚴重斷層，轉而對於新式教育產生了疑慮。

此外，顏子喬也發現班上有個很特別的男孩施佳翔，佳翔因為父母離異，在臺灣定居的父親似乎不太關心他，只能跟蘭嶼祖母兩人相依為命，導致他的個性封閉怯懦，智育能力也大約只有一、二年級的程度。子喬於是加倍耐心的輔導佳翔功課。

而另一個從臺灣轉學來的男孩劉偉豪，他是校內約聘母語老師劉建嶼的兒子，功課雖然不錯，卻因為不喜歡蘭嶼而異常孤僻冷漠。偉豪似乎一直活在“被騙來蘭嶼”的憤怒情緒中，既不願接受同儕的友情，對父親建嶼也充滿了恨意。他甚至欺騙以前的同學---轉學是因為媽媽要帶他去美國唸書，隱瞞轉學到蘭嶼的事實。

一度，劉建嶼為了討好兒子，特別買一把吉他當作歡迎他回家的禮物---因為建嶼聽前妻說～兒子在臺灣學了兩年的吉他。結果，偉豪卻在眾親友面前拒收這個禮物。他告訴父親：自己從來沒有學過吉他，他學的是小提琴，父親壓根記錯了！

顏子喬發現偉豪對音樂十分熱愛，當子喬夜間在教會裡彈鋼琴自娛，偉豪常躲在窗子下偷聽。子喬抓住機會教偉豪彈琴，希望可以切入偉豪的內心；他又指派偉豪跟佳翔進行「達悟語 / 國語的語言交換」，讓偉豪有機會發揮他的能力，也跟班上同學多一點連結。

偉豪很希望媽媽繼續上訴爭取他的監護權；也期待媽媽幫他把小提琴寄來蘭嶼。但媽媽在電話裡說：上訴恐怕有困難，小提琴的也得考慮爸爸恐怕會不高興，最好過一陣子再說。於是偉豪更加失落了。

顏子喬也跟臺灣的母親通電話，顏母關切子喬在蘭嶼教書是否辛苦，又叮嚀他有機會還是請調回來臺灣比較好。子喬向母親表示---來蘭嶼服務是大學時代就有的想法，好不容易才有這個機會，他真的很開心可以實現這個願望。

子喬利用放假時間，騎著摩托車去後山的東清部落，尋找大學時代來蘭嶼舉辦營隊時認識的孩子小風。尋找小風的過程中，子喬回想起那一年和小風相處的點點滴滴；小風是一個自幼失怙的孩子，他聰明出色卻桀驁叛逆，同時似有偷竊腳踏車的紀錄。小風從不曾遇過一個真正瞭解他、讓他全然信任的大人，因此對子喬十分依賴，他曾經開口懇求子喬來蘭嶼當老師，也曾經因為遇到困難，打過不少求助的電話給子喬，希望子喬能回蘭嶼看他。不過，許多因緣際會都導致子喬拖延重回蘭嶼的時間。

如今，子喬終於依約回來了，但是他也已徹底失去了小風的消息。

從後山跨越中橫公路回到前山的椰油部落，子喬在海邊巧遇正在排練歌舞的部落族人，其中也包含偉豪的爸爸劉建嶼。子喬被他們的歌聲與舞蹈深深感動，也再次想起當年小風亦曾教過他跳勇士舞，那時候他們玩得多麼盡興啊！

顏子喬擔任起國小的訓導組長，他立下學生不准進出網咖、晚上9:30以後不准在外遊盪的規定，並且每晚固定在部落裡巡邏。

他也發現班上的小朋友對於臺灣都充滿了想像，好像那是另一個奇幻的國度，無不希望能夠一圓去臺灣遊玩的夢想。

子喬把孩子的臺灣夢放在心裡，自己則開始跟著孩子到處去玩，打破嚴師的形象，跟孩子們漸漸打成了一片。

邱志凱的祖父今年要領導他的船組成員造一艘六槳的拼板舟，劉建嶼也是成員之一，他刻意帶著兒子偉豪，跟著老人一起去森林裡尋找造船要用的樹材。沒想到偉豪在森林裡表現出對拼板舟的輕蔑態度，批評的言語惹惱了劉建嶼，建嶼狠狠打了偉豪一巴掌。

當晚，建嶼對偉豪說出了一段沈痛的往事，以及自己對偉豪的歉咎懺悔與矛盾掙扎。偉豪對於父親的看法就在這一晚悄悄改變了。

施佳翔日夜盼望的爸爸施義雄回來了，他沒料到的是～父親回來的目的不是爲了看他，更不是回來實踐承諾，而是要回來向佳翔的祖母借錢。祖母鳳英拒絕了義雄的要求，她太清楚這個兒子是個沒有責任感的人，說什麼也不肯把辛苦積下的一點錢拿出來給他。

當佳翔的爸爸匆匆離開蘭嶼，佳翔的內心再次受到沈重的傷害，他不明白父親爲什麼不愛他、爲什麼要說謊騙他？顏子喬目睹了整個事件過程，十分心痛佳翔的遭遇，他決定要給佳翔更多的關心，子喬也從這時開始每天親自接送佳翔上、下學。

顏子喬經常騎摩托車三貼帶偉豪、佳翔四處遊玩，兩個孩子漸漸變得比以前開朗快樂許多！而某次三人看見正在造船的老人跟劉建嶼，偉豪開始對拼板舟跟傳統文化有了一絲敬仰的心情。

一日，顏子喬意外看到一張公文，他興起了帶學生去臺灣參加原住民歌舞劇比賽的想法，他想藉由傳統歌舞練習，讓孩子和自己族群的文化有更深的連結，也提升自我的認同感。

在“去臺灣玩”的誘因之下，幾乎全部學生都舉手要參加舞蹈隊，子喬也順利邀到建嶼和鳳英來負責教舞。當大家熱鬧練習時，獨剩偉豪一人，仍然深受身份認同錯亂的折磨，心中有苦難言。

偉豪意外遇見從臺灣來度假的同學一家人，同學戳破了偉豪“轉學去美國”的謊言，令偉豪難堪極了。偉豪決心勇敢面對自己，他向子喬告白內心的矛盾，以及對蘭嶼的蔑視態度。終於，偉豪以加入舞蹈隊表態了自己對達悟身份的認同，也不再逃避來自臺灣的同學。

好不容易說服男生們克服心理障礙穿上丁字褲，子喬看著孩子們認真練習的模樣，不禁深受感動。恍惚中，他看見小風也在孩子群裡一起跳舞，並對他露出自信的笑容。

子喬夢見小風回到蘭嶼了。夢裡，他準備了一部腳踏車要送給小風，沒想到小風開心騎上車以後便向他道別，呼嘯而去。子喬清醒後感到無限唏噓，但他默默的在心裡鄭重地向小風道再見。

歷經飛機因為天候因素停飛的意外狀況，舞蹈隊一行人克服了許多困難，終於到達臺灣的高雄。佳翔再度燃起爸爸前來看他跳舞的痴心想望，但是比賽當天，出現的卻不是佳翔的爸爸，而是偉豪的媽媽。偉豪爸爸請媽媽把小提琴帶來了，偉豪心中的感動難以言喻。

眼見爸爸再度失約，佳翔帶著失落的心情上台跳舞，他把痛苦投射到舞劇中相依為命的祖孫角色，想起祖母鳳英為他付出的種種，漸漸明白了生命裡真正該珍惜的是什麼…。

比賽結束後，子喬請小朋友們進電影院看電影。沒想到佳翔竟偷偷溜走，跑去高雄愛河邊尋找計程車排班的爸爸。佳翔質問父親為何一再說謊騙他，但父親只是喝斥佳翔快點離開，便載著客人揚長而去。

佳翔脫掉一身外衣，穿著丁字褲跳進愛河裡游泳，發洩滿肚子憤慨的情緒，引來民眾和記者的圍觀。終於，警察帶著子喬來到，消防隊員從愛河裡抱起了佳翔，才化解一場了混亂和緊張。

子喬抱著佳翔坐在警車裡，接到了電話通知他們得到落選組的外卡第一名，獲得前進臺北參加總決賽的資格。

佳翔經過河水的洗滌，整個人變得沈靜而清醒。他感謝子喬像上帝派來的天使般照顧他，但是對子喬來說，佳翔才真的像是上帝派給他的天使。師生兩個人安靜的看著車外的城市夜景、五光十色流動的街道，但兩個人都不約而同覺得臺灣的路太多太複雜，也太麻煩了。

「老師，我想...下次去臺北參加總決賽的時候，我一定會跳得更好！」這是第一次，佳翔開口讚美自己的好。也是第一次，他不想再為任何人，只打算單純的為自己而跳。